术智与人生

目录

术智与人生序
委蛇卷十三
505、箕子 506、孔融
507、翟子威 508、魏勃
509、叔孙通 510、王守仁
511、王曾 512、周忱　唐顺之
513、杨一清 514、许武
515、廉范 516、周新
517、陈瓘 518、王翦　萧何
519、王戎 520、阮籍
521、郭德成 522、郭崇韬　宋太祖
谬数卷十四
523、宋太祖 524、周武王
525、管仲 526、范仲淹
527、管仲 528、王导
529、晏婴 530、东方朔
531、张良 532、梁储
533、傅珪 534、洪武中老胥
535、王振 536、贺儒珍
537、满宠　郭元振 538、梅衡湘
539、宁越 540、慎子
541、颜真卿 542、李允则
543、何承矩 544、苏秦
545、王尼 546、王随
547、王忠嗣 548、谢安　李郜
549、段秀实　冯瓒 550、仆散忠义
551、晏婴 552、王守仁
553、范蠡 554、严讷
555、周玄素 556、唐太宗
557、狄青 558、王安石
权奇卷十五
559、孔子 560、淮南相
561、王敬则 562、宋太祖
563、宋太宗 564、明太祖
565、吴官童 566、公孙申
567、胡松 568、狄青
569、王琼 570、杨云才
571、种世衡 572、雄山智僧
573、李抱贞　刘元佐 574、文彦博
575、秦桧 576、令狐楚
577、陈霁岩 578、徐道覆
579、秦王祯　马燧　丁谓 580、杨琏
581、韩雍 582、王导
583、程婴 584、太史慈
585、陈子昂 586、爰种　温峤　高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587、王东亭 588、吴质
589、司马懿　杨行密　孙坚　仇钺 590、杜畿
591、曹冲 592、杨暄
593、乔白岩 594、宗泽
595、张易 596、张循王老兵
597、司马相如 598、智医

术智与人生序

【原文】

冯子曰：智者，术所以生也；术者，智所以转也。不智而言术，如傀儡百变，徒资嘻笑，而无益于事。无术而言智，如御人舟子，自炫执辔如组，运楫如风，原隰关津，若在其掌，一遇羊肠太行、危滩骇浪，辄束手而呼天，其不至颠且覆者几希矣。蠖之缩也，蛰之伏也，麝之决脐也，蚺之示创也，术也。物智其然，而况人乎？李耳化胡，禹入裸国而解衣，孔尼猎较，散宜生行贿，仲雍断发文身，裸以为饰，不知者曰：“贤之智，有时而殚。”知者曰：“贤之术，无时而窘。”婉而不遂，谓之“委蛇”；匿而不章，谓之“谬数”；诡而不失，谓之“权奇”。不婉者，物将格之；不匿者，物将倾之；不诡者，物将厄之。呜呼！术神矣！智止矣！

【译文】

术是方法，真正的方法是从智慧而生的；而通过适当的方法，智慧才能发挥无比的功用。没有智慧而只强调方法，不仅于事无益，只是一场闹剧罢了；只有智慧而没有方法，则像驾车行船的人，在风平浪静或平坦广阔的原野，一切好像得心应手，然而一遇大风大浪或羊肠鸟道，则束手无策，想不倾覆也难。

相传老子出关，化为胡人；仲雍南入蛮夷，断发文身。无知的人以为这是圣人的智慧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但智慧的人都能了解，圣人做这些权变的方法，无不来自真正的智慧。

有时婉转而不直行，称之为“委蛇”；有时暂时隐匿不显，称之为“谬数”；有时诡谲而不失原则，称之为“权奇”。若不懂婉转，不懂隐匿，不懂得诡谲，将立刻受害于环伺在外的灾祸。

智慧的人，怎可不知运用智慧的方法呢？

委蛇卷十三

【原文】

道固委蛇，大成若缺。如莲在泥，入垢出洁。先号后笑，吉生凶灭。集“委蛇”。

【译文】

逶迤曲折之道，完满之中似有缺陷。正同生长在污泥中的莲蓬，经过洗涤才得显出本来面目。经历痛哭，最后才能微笑。运用得法，就能趋吉避凶。

505、箕子

【原文】

纣为长夜之饮而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使问箕子，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冯评]

凡无道之世，名为天醉。夫天且醉矣，箕子何必独醒？观箕子之智，便觉屈原之愚。

【译文】

殷纣王夜夜狂欢醉饮，以致连日子是几月几号都忘了，问左右侍臣，侍臣也都不知道。于是派使者去问箕子。箕子对他的门人说：“身

为天下之主，竟然把日子都忘掉，这是天下要发生祸乱的征兆。但是如果全国人都忘掉日子，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是我将有祸事上身的征兆。”

于是箕子装醉，推说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是何月何日。

[冯评译文]

君主无道长夜狂醉，可称为“天醉”。连天都喝醉了，那箕子又何必独醒呢？看箕子装醉的智慧，就不禁为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愚昧感到惋惜。

506、孔融

【原文】

荆州牧刘表不供职贡，多行僭伪，遂乃郊祀天地，拟斥乘舆。诏书班下其事，孔融上疏，以为“齐兵次楚，惟责包茅，今王师未即行诛，且隐郊祀之事，以崇国体。若形之四方，非所以塞邪萌。”

[冯评]

凡僭叛不道之事，骤见则骇，习闻则安。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恶，以习民之耳目，且使民知大逆之逋诛，朝廷何震之有？召陵之役，管夷吾不声楚僭，而仅责楚贡，取其易于结局，度势不得不尔。孔明使人贺吴称帝，非其欲也，势也。儒家“虽败犹荣”之说，误人不浅。

【译文】

东汉献帝时，荆州牧刘表（字景升）不仅不向朝廷缴纳税赋，并且冒用天子的排场执事等。献帝想趁郊祭的时候，下诏斥责刘表乘坐越级马车，孔融上书劝谏说：“如今王师正如齐桓公兵伐楚国，只能责备不上贡的茅包一样，并没有力量惩罚刘表，陛下郊祭时不能提及此事，以维护朝廷尊严；如果轻易的张扬，不但不能收遏阻之效，反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更助长邪门外道的气焰。”

［冯评译文］

类似这种大逆不道的事，百姓初次听说，不免震惊害怕，但是听多了，也就习惯了。如果朝廷能力尚不足除恶，就轻率诏告天下，只会让百姓习惯叛逆不受惩罚，在百姓面前暴露朝廷的无能。

春秋齐桓公在召陵伐楚，管仲就不以楚王僭尊号为名，而只责备楚王不纳贡赋，为的就是日后易于收场，衡量当时局势，不得不如此。

三国时孔明派使臣向孙权道贺称帝，并非孔明真有贺喜之意，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通权达变的做法。

儒家那种虽败犹荣的论调，实在害人不浅。

507、翟子威

【原文】

清河胡常，与汝南翟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而心害其能，议论不右方进。方进知之，伺常大都授时，[谓总集诸生大讲。]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此者久之，常知方进推已，意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方进。

［冯评］

尊人以自尊，腐儒为所用而不知。

【译文】

汉朝清河人胡常与汝南人翟方进同是经学博士。胡常虽是前辈，名声却不及翟方进响亮，因此对翟方进心存妒意，常发表议论抨击翟方进。翟方进知道胡常的心病后，每逢胡常召集学生讲学，就派自己

门下的学生，到胡常的居处，向他请教经学疑义，并且详作笔记。一段时间后，胡常终于明白翟方进私底下非常推崇自己，心中洋洋得意。日后，胡常与士大夫交游闲谈中，也不时称赞翟方进的学问。

［冯评译文］

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些迂腐的儒士常受制于此一律则而不自知。

508、魏勃

【原文】

勃少时，尝欲见齐相曹参，家贫无以自通，乃尝独早扫齐相舍人门，相舍怪，以为物而伺之，得勃。曰：“愿见相君无因，故为子扫，欲以求见耳。”于是舍人见勃于参。

［冯评］

曹相国最坦易，不为崖岸者，魏勃犹难于一见如此，况其他乎！吁！

【译文】

汉人魏勃年轻时想求见齐相曹参（与萧何同佐高祖刘邦起兵，封建成侯，卒谥懿），但因家境贫困，求见无门。于是想出一个妙法：早晚都到曹参侍从官的府邸门前洒扫。

过了几天，侍从官发觉门前干净得异乎寻常，就在一早躲在一旁窥伺，终于抓住了魏勃。魏勃说：“我没有其他的用意，只因想求见相国，但又找不到可以为我引见的人，所以才每天早晚到先生府邸门口扫地。”

于是侍从官终于完成魏勃的心愿。

［冯评译文］

历朝的相国中，曹参算是最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的一位，魏勃想求见一面尚如此困难，其他做官的就可想而知了。

509、叔孙通

【原文】

叔孙通初以儒服见，汉王僧之；通即变服，服短衣楚制，王喜。时从弟子百许，通无所言，独言诸故群盗壮士进。诸儒皆怨。通闻之曰：“诸生宁能斗乎？且待我，毋遽。”

【译文】

汉朝人叔孙通（初在秦为官，后降汉，汉初典章制度多由其订定）初次拜见汉王刘邦时，穿着儒服，汉王看了觉得很讨厌；于是叔孙通下朝就更衣换裳，全副楚国人的打扮，汉王看到后很高兴。

当时叔孙通门下有一百多弟子，他却不教这些弟子任何东西，只讲旧时的强盗、游侠者流如何升官发财。弟子们听了都纷纷抱怨。叔孙通就对弟子们说：“你们都不希望打仗吧？那就不必急，以后看我的。”

510、王守仁

【原文】

王龙溪妙年任侠，日日在酒肆博场中，阳明亟欲一会不能也。阳明却，日令门弟子六博投壶，歌呼饮酒。久之，密遣一弟子目间龙溪，随至酒肆家，索与共赌。龙溪笑曰：“腐儒亦能博乎？”曰：“吾师门下，日日如此。”龙溪乃大惊，求见阳明，一睹眉宇，便称弟子。

[冯评]

才如龙溪，阳明所必欲收也；然非阳明，亦何能得龙溪乎？使遇今之讲学者，且以酒肆博场获罪矣。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遂为京力敌，方知阳明之妙用。

【译文】

明朝的王畿年轻时豪放率性，每天都涉足酒楼茶馆和赌场。王守仁很早就想结识他，可是始终没有适当的机会。于是，王守仁每天命弟子勤练各种赌技及唱歌喝酒，然后暗暗派一名弟子尾随王龙溪到酒楼，对王龙溪表示愿意与他赌一局。王畿笑着说：“书呆子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的弟子说：“我们老师门下每天都在赌。”

王畿不由大感惊奇，就要求见王守仁。一见王守仁的面，立刻表示愿意成为王守仁的弟子。

[冯评译文]

像王畿这种人才，王守仁当然希望网罗门下；然而如果不是王守仁的智慧，哪能降服王畿这样的豪杰呢？换成当今的学者，可能会把他当酒鬼赌徒治罪吧！明朝人耿楚侗也曾想网罗李卓吾（名贽），但终因不得法而致使李卓吾为敌人所用。由此，更让人佩服王守仁的智慧。

511、王畿

【原文】

丁晋公执政，不许同列留身奏事，唯王文正一切委顺，未尝忤其意。一日，文正谓丁曰：“曾无子，欲以弟之子为后，欲面求恩泽，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文正因独对，进文字一卷，具道丁事，

丁去数步，大悔之。不数日，丁遂有珠崖之行。

[冯评]

王曾独委顺丁谓，而卒以出谓，蔡京首奉行司马光，而竟以叛光，一则君子之苦心，一则小人之狡态。

【译文】

宋朝人丁谓（字谓之，封晋国公。仁宗时以欺罔罪贬崖州）当权时，不准许朝廷大臣在百官退朝后单独留下奏事。大臣中只有王文正（即王曾，字孝先，仁宗时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卒谥文正）谨守规定，从不违逆。

有一天上朝前，王曾对丁谓说：“我没有儿子，想收养弟弟的儿子为后嗣，我有意面奏皇上恩准，但又不敢单独留下奏禀。”

丁谓说：“像你这种人，留下禀奏没有关系。”

于是王曾借呈文卷给仁宗时，就将丁谓这番行为告诉仁宗。丁谓在退朝后，愈想愈觉得不对，不禁大为后悔。没几天，果然接获诏命，被贬往崖州。

[冯评译文]

大臣中只有王曾对丁谓曲意顺从，最后终于伺机将丁谓贬至崖州。反观蔡京最初对司马光尊崇万分，最后却背叛、陷害司马光。看起来手法相同，但一个是君子，用心良苦；一个却是小人，心机狡诈。

512、周忱　唐顺之

【原文】

周文襄巡抚江南日，巨珰王振当权，虑其挠己也。时振初作居第，公预令人度其斋阁，使松江作剪绒毯，遗之，不失尺寸。[边批：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千古笑端。]振益喜。凡公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江南至今赖焉。

[评]

秦桧构格天阁。有某官任江南，思出奇媚之，乃重赂工人，得其尺寸，作绒毯以进，铺之恰合。桧谓其詗己内事，大怒，因寻事斥之。所献同而喜怒相反，何也？谓忠佞意殊，彼苍者阴使各食其报，此恐未然。大抵振暴而骄，其机浅，桧险而狡，其机深；振乐于招君子以沽名，桧严于防小人以虑祸，此所以异与？

世之訾文襄者，不过以媚王振，及出粟千石旌其门，又为子纳马得官二事，皆非高明之举，愚谓此二事亦有深意。时四方灾伤荐告，司农患贫，而公复奏免江南苛税若千万，唯是劝输援纳为便宜之二策，公故以身先之。明示旌门之为荣，而纳官之不为辱，欲以风励百姓。此亦卜式助边之遗意，未可轻议也。

倭蹯姑苏，戟婴儿为戏。唐公顺之时家居，一见痛心，愤不俱生。时督师海上者赵文华，严分宜幸客也。公挺身往谒，与陈机略，且言非专任胡梅林不可。赵乃首荐起职方郎中，视师浙直，因任胡宗宪。宗宪亦厚馈严相以结其欢，故无掣肘之虞，始得展布，以除倭患。

[焦弱侯曰]

德顺之字，晚年为分宜所荐，至今以为诟病。尝观《易》之《否》，以“包承小人”为大人吉，甚且包畜不辞，洁一身而委大计于沟渎，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汉人有言，中世选士，务于清悫谨慎，此妇女之检押，乡曲之常人耳。呜呼！世多隐情，惜已之人，殆难与道此也。正德时逆瑾鸱张，刘健、谢迁皆逐去，而李东阳独留，益务沉逊，时时调剂其间，缙绅之祸，往往恃以获免。人皆责东阳不去为非，不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孝宗大渐时，刘、谢、李同在榻前，承受顾命，亲以少主付之，使李公又随二人而去，则国事将至于不可言，宁不负先帝之托耶？则李义不可去，有万万不得已者。李晚年，有人谈及此，辄痛哭不能已。呜呼！大臣心事，不见谅于拘儒者多矣，岂独应德哉？

【译文】

明朝人周忱任江南巡抚期间，正值大宦官王振当权。周文襄怕王振借机刁难，因此当王振兴建宅第时，周文襄事先要人暗中测量厅堂的大小宽窄，然后命人到松江按尺寸定做地毯送给王振做为贺礼。由于尺寸大小丝毫不差，王振非常高兴。以后，凡是周文襄所呈报的公文，都在王振的赞同下顺利通过。江南的百姓到今天还蒙受这福泽。［传奇移此事于赵文华名下，遂为千古笑端。］

［评译文］

秦桧修建格天阁时，有个任职江南的官员，想别出新裁，好巴结秦桧，就重金贿赂建筑工人，取得厅堂的尺寸，特别定做绒毯献给秦桧，由于绒毯的尺寸大小恰到好处，秦桧认为这名官员打探他府中隐私，非常生气，常借事斥责这名官员。

同样是呈献绒毯，结果却一怒一喜，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认为这是忠奸不同，所以各得其不同的报应。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王振虽然骄横、暴虐但心机并不深沉；秦桧则阴险狡诈心机重。王振喜欢招抚君子获致名声；秦桧却是怕遭谋刺，所以以小人心严防众人，这才是结果不同的原因吧。

世人批评周文襄，认为他为谄媚王振，捐米千石获朝廷颁旌旗表扬，及为子求官而献马，这两件事都不是高明之举。我却认为周文襄捐米、献马都有他的用意。当时天下兵祸连连，各州府库空虚，周文襄上奏朝廷，请免江南各州课税若干万，因而建议鼓励百姓“捐米买官”，借以充实府库财源才是两全之策。所以周文襄率先捐米，昭示百姓能获朝廷表扬是件光荣之事；而献金求官也非可耻，想借此鼓励百姓捐输。这不和卜式（汉朝人，以牧羊致富，武帝征匈奴时卜式捐输家财助军）踊跃捐输劳军的作风一样吗？由此看来，后人不可轻易批

评周文襄。

明朝时倭寇蹂躏姑苏城，倭贼互用刀戟刺杀婴儿为乐。唐顺之当时闲居在家，见倭贼的凶残非常痛心，不惜与倭贼同归于尽。当时海上督军赵文华是丞相严嵩的宠客，唐顺之冒死求见，陈述制敌战略，终于说服赵文华保荐自己为职方郎中（官名，属兵部，掌天下地图舆籍），接着又启用名将胡宗宪。胡宗宪当时也曾厚礼奉迎严嵩，以讨严嵩欢心，所以才能从容计划、放手讨贼，没有因受牵制而无法平贼的顾虑。

［焦弱侯评译文］

唐顺之晚年因接受严嵩举荐，到今天仍遭到世人讥评。

《易卦》上不是说过，有时君子要能容忍小人，甚至要曲意奉承，才能灾尽吉来。有志胸怀天下的志士，怎可为保一生的清誉，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呢？

汉朝时有人说：“选拔士人一定要求清白谨慎。”这不过是妇人村夫之见。世事本就复杂，爱惜自己的人，是很难去跟别人说论自己作为背后的难言之隐的。

明朝正德年间，阉臣刘瑾专权凶暴，贤臣刘健（字希贤，谥文靖）、谢迁（字千乔，与刘健、李东阳同心辅政，天下称贤相。武宗时请诛刘瑾，不为武宗接纳，于是辞官，卒谥文正）等人都纷纷辞官归隐。只有李东阳（字宾之，孝宗时受皇命辅武宗，卒谥文正）不但仍尽心在朝辅政，并且言行更加谨慎，时时居间调解各朝臣间的冲突，许多乡绅豪族也都赖李东阳暗中庇护才保全性命。现在世人都责备李东阳不能为保节而辞官，却不曾想到当年孝宗崩逝前，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在孝宗病榻前，接受先皇亲口托付的幼主，假使李东阳也和刘、谢二人一样辞官归隐，那么国事将败坏到更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岂不是辜负孝宗的重托吗？由此看来，李东阳不辞官，实在有他万不得已的苦衷。

李东阳晚年时，曾与友人谈及此事，常痛哭不止。唉！看来许多大臣的苦心都不被迂儒所见谅，又何止是唐顺之一人呢？

513、杨一清

【原文】

杨文襄一清，与内臣张永同提兵讨安化王，杨在军中语及逆瑾事。因以危言动永，[边批：可惜其言不传。]即于袖中出二疏，一言平贼事，一言内变事，嘱永曰：“公班师入京见上，先进宁夏疏，上必就公问，公诡言请屏人语，乃进内变疏。”永曰：“即不济，奈何？”公曰：“他人言，济不济未可知，公言必济。顾公言时，须有端绪，万一不信公，公可顿首请上即时召瑾，没其兵器，劝上登城验之：‘若无反状，杀奴喂狗’。又顿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诛，公大用，尽矫其所为。吕强、张承业，与公千载三人耳。但须得请即行事，勿缓顷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余年报主乎？”已而永入见，如公策，事果济。瑾初缚时，得旨降南京奉御，瑾上白帖，乞一二敝衣盖体，上怜之，令与故衣百件。永惧，谋之内阁，令科道劾瑾，劾中多波及阿瑾诸臣。永持疏至左顺门，谓诸言官曰：“瑾用事时，我辈亦不敢言，况尔两班官；今罪止瑾一人，勿动摇人情也！可领此疏去，急易疏进。”此疏入，瑾遂正法，止连及文臣张綵一人、武臣杨玉等六人而已。

[评]

除瑾除彬，多借张永之力。若全仗外庭，断不济事！永不欲旁及多人，更有识见，然非杨文襄智出永上，永亦不为之用。吁！此文襄所以称“智囊”也！

【译文】

明武宗时，杨一清与宦官张永（武宗初年时原本是刘瑾党人，后不满刘瑾所为，奏请诛刘瑾，同时举兵征讨安化王朱鐇，袭封安化王。正德年间以诛刘瑾为名举兵谋反，后为仇钺所缚，押送京师赐死）在军中，杨一清曾与张永谈到阉臣刘瑾，分析其中利害，劝说张永举发刘瑾。接着从衣袖中取出两道奏疏，一道陈述平定安化王谋反的战略，另一道则是分析刘瑾有专权谋逆的意图。

最后，杨一清叮嘱张永说：“您率军回京谒见皇上时，先呈平定安化王的奏章，皇上一定会再进一步详细询问，这时您趁机要求皇上摒退左右，再进皇朝中暗埋内乱的奏章。”

张永说：“万一这招不管用，又该怎么办呢？”

杨一清说：“如果是旁人，我不敢断言是否管用，但如果是您，只要论事时能有条有理，一定管用。万一皇上不相信您所说的话，您就叩头请皇上立即召刘瑾，下令先没收刘瑾兵器，劝请皇上亲自查验，扬言如果找不到刘瑾谋反的证据，愿意拼上自己这条命，拿去喂狗。接着再一面痛哭一面连连叩头，这时皇上对刘瑾一定大为生气。刘瑾被诛，您一定受皇上重用，可以尽全力矫正以往朝政的缺失，那么吕强（后汉人，字汉盛，年轻时以宦官任官小黄门。灵帝时按例策封宦官，吕强推辞不接受。黄巾贼起，吕强奏请先诛皇上左右通贼者，后为赵恽等人陷害，自杀而死）、张承业（后唐人，字继元，唐僖宗时宦臣，庄王即帝位时曾力谏不可，后绝食而死，谥正宪）与您可说是千年来的三大忠臣。但这事要赶紧进行，不能稍有拖延。”

张永慷慨地说：“我一把年纪为朝廷尽忠，哪里是为求日后的回报？”不久，张永回京谒见皇上，事态发展一如杨一清所计划。

刘瑾被收押后，奉圣旨被降为南京奉御。刘瑾上奏自承罪状，乞求武宗赐一两件旧衣蔽体。武宗不忍，下令赐百件旧衣，张永见武宗仍怜惜刘瑾，恐日后生变，与内阁中的好友商议，让都察院弹劾刘瑾。然而都察院弹劾的奏章中，牵连到许多阿附刘瑾的大臣，张永立即拿着奏章来到都察院，说：“刘瑾专权时，连我都不敢挺身直言，更何况是其他官员呢？今天朝政败坏全是刘谨一人的过错，不要再波及他人，动摇人心，请立即收回这道奏章，另呈一道。”

当奏疏呈上后，刘瑾果被正法，受牵连的只有文臣张綵一人，武将杨玉等六人而已。

[评译]

能除去阉宦刘瑾江彬，很大程度上靠了张永的力量。如果要仰仗

外臣，断然不能成功，而张永不希望牵连太多大臣，更是有远见的做法。然而若不是杨一清的智略比张永更胜一筹，张永也不会被杨一清所说动。难怪杨一清有“智囊”之名！

514、许武

【原文】

阳羡人许武，尝举孝廉，仕通显；而二弟晏、普未达。武欲令成名，一日谓二弟曰：“礼有分异之义，请与弟析资，可乎？”于是括财产三分之，武自取肥田广宅，奴婢强者，而推其薄劣者与弟。时乡人尽称二弟克让，而鄙武贪；晏、普竟用是名显，并选举。久之，武乃会宗亲，告之曰：“吾为兄不肖，盗声窃位。二弟年长，未沾荣禄，所以向求分财，自取大讥，为二弟地耳。今吾意已遂，其悉均前产。”遂出所赢，尽推二弟。

［评］

让财犹易，让名更难。

【译文】

后汉阳羡人许武，被推举为孝廉后，官运一帆风顺；但他的两个弟弟许晏和许普，却仍默默无闻。

许武为了让两个弟弟早日成名，有一天，就对两个弟弟说：“礼也有分异之义，因此我想和你们分家，你们看如何？”两个弟弟表示无异议，许武于是将家产分成三份，把肥田、大宅、壮仆都分在自己名下，而将薄劣的田地房屋、体弱多病的奴仆分给弟弟，两个弟弟都没有说什么。

正因如此，当时乡里父老都称赞两个弟弟对兄长的礼让，而轻视许武的贪婪。不久，许晏和许普果然盛名远播，并被乡人推举为孝廉，分派官职。

一段日子后，许武就召集宗亲族人，说：“我曾侥幸被推举为孝廉任官，但我两个弟弟却都无法踏入仕途。我为了让弟弟能有机会被选为孝廉，就要求分家并且多分家产，替弟弟们打响贤能的知名度。现在我的愿望都已达成，我希望能重新再分家产。”

于是把自己以前多取的部份还给两个弟弟。

［评译］

让财还算容易，让名就难了。

515、廉范

【原文】

廉范，字叔度。永平初，陇西太守邓融辟范为功曹。会融为州所举案，范知事谴难解，欲以权相济，乃托病求去。融不达其意，大恨之。范乃东至洛阳，变姓名求代迁尉狱卒。未几，融果征下狱。范遂得卫侍左右，尽心护视。融怪其貌类范，而殊不意，乃谓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诃之曰：“君困厄，瞀乱耶？”后融释系出，病因，范随养视；及死，送丧至南阳，葬毕而去，终不言姓名。

［评］

一辟之感，屈身求济。士之于知己，甚矣哉！

【译文】

后汉人廉范字叔度。北魏永平初年，陇西太守郑融曾保举廉范为功曹（州郡属吏）。不久，郑融受其他事牵连，遭人举发，廉范知道此事错综复杂，想尽力帮助他，于是托病离职。郑融不明白廉范心中的打算，对廉范的辞官非常不谅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